



盛世

的

黄昏

乾
—
隆
(1736—1757)

陈文嘉
著



黄

昏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盛世 的 黄昏

乾
—
隆
(1736—1757)

陈文嘉 著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盛世的黄昏：乾隆（1736-1757）

SHENGSHI DE HUANGHUN:

QIANLONG (1736-1757)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盛世的黄昏：乾隆（1736-1757） / 陈文嘉著. 一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7

ISBN 978-7-5598-0544-7

I. ①盛… II. ①陈… III. ①中国历史—清前期—通俗读物 IV. ①K249.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319349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五里店路 9 号 邮政编码：541004）
网址：<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张艺兵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衡阳顺地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湖南省衡阳市雁峰区园艺村 9 号 邮政编码：421008）

开本：880 mm × 1 240 mm 1/32

印张：8.125 字数：203 千字

2018 年 7 月第 1 版 201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40.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内容简介

本书挖掘《清高宗实录》、《清史稿》、清宫档案等史料，对乾隆登基以来至1757年发生的22起重大事件进行抽丝剥茧般的还原与解析。附录部分则结合时下热点，选取乾隆朝的14个民生案例，畅谈乾隆朝的社会百态。

通过这些生动的事例，作者带领我们重回历史现场，亲身感受乾隆帝在政治、军事、文化、社会治理等方面的雷霆手段，立体感知乾隆的帝王生涯及他治下的官场与民间百态。

作者简介

陈文嘉，湘人，历史爱好者，尤嗜明清史。先后供职于《潇湘晨报》、腾讯、搜狐等媒体，负责撰写和推广历史题材类的内容，擅于故事化写作。

出品人：刘春荣

策划组稿：李琳 梁桂芳

责任编辑：徐婷

助理编辑：梁桂芳

营销编辑：张帅 李怡霖 王越

装帧设计：刘艳南

责任技编：郭鹏

i uman

新民說

成为更好的人

目 / 录

序 大清有病，老天无药 / 001

为先帝辟谣 / 005

短暂的言论春天 / 013

皇太子之死 / 021

被话术肢解的“特权” / 026

受贿案中案 / 033

山西巡抚疗毒记 / 044

治洪的利益算计 / 054

朝廷的面子 / 063

科举存废之争 / 073

家奴弑官疑云 / 081

传教士之死 / 088

盛世“叛逆” / 104

官场大地震 / 116

军事“游戏” / 125

王朝的弃民 / 131

被伪稿羞辱 / 138

荒唐的“谋反” / 152

自家人的威胁 / 166

满洲诗案 / 172

有限文字狱 / 179

让死罪脱罪 / 190

高官私藏禁书案 / 201

附 / 录

澳门“炮决” / 212

让妇女出头 / 213

乾隆版难民解决方案 / 216

“通奸罪”怎么判 / 219

娶妻以“二婚”为良 / 221

大受欢迎的舞弊利器 / 224

官员上访之后 / 225

乾隆帝赚了多少钱 / 227

乾隆帝怎么花钱 / 231

三藩叛乱，让康熙帝焦虑的两件事 / 234

高官悔过学 / 238

平冤之难 / 241

清代北京的房价 / 243

“贰臣”洪承畴的长沙印迹 / 246

序

大清有病，老天无药

腾讯《大家》主编 贾嘉

拿到陈文嘉《盛世的黄昏》的成稿时，第一个念头是，感谢出版社，没有被当下自媒体世界的浮夸之风影响，给书起个类似“乾隆王朝大案要案实录”那样的俗名。虽然这部作品，曾经在网络选载时赢得了巨大的点击量与人气，但它是一部经过严密考证的严肃历史作品，作者以外科医生般的刀功，为读者一刀刀剖开盛世的华丽包装，展示出一个个横切面里秘而不宣的细致纹路。

本书虽然取材于乾隆盛世，但与一些以乾隆帝生平或人物为主线的作品不同，作者并未着重描写这位在民间传说中颇具魅力的帝王在文治武功上的得失成败，而是截取了发生在乾隆年间的一些重要事件，包括反贪、民变、科考、谋杀，以及文字狱等，以此来展示王朝治理中无处不在的矛盾、妥协与血腥味。

在中国王朝更迭的几千年历史中，够资格被称为“盛世”的朝代屈指可数，基本取得共识的，只有三个：汉代文景之治开始到武帝昭宣，唐代贞观之治到开元盛世，清代康雍乾三朝缔造的康乾盛世。比起前两个，康乾盛世因为时间上更接近当下，无论是官方档案还是私人笔记，

史料无疑更为完备，所以，作为后世的研究者，我们更容易揭开经过粉饰的帝王起居注，通过资料的对比查证，直达历史现场。

陈文嘉先生在腾讯网文化频道就职期间，我有幸作为他的同事，见证过他在众声喧哗的时代中对内容价值的坚守。他独立运营的微信号“彰考局”，其名源自“彰往考来”，这个词源自《易经·系辞·下》，原文为“彰往而察来，而微显阐幽”。

第一个将“彰考”作为志向的人，是日本历史学家、水户藩第二代藩主德川光圀。1657年，他在江户开设“彰考馆”编撰日本历史，一时学者云集，“水户学”学派由此而起。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德川光圀是德川幕府的血缘近亲，但他在编撰《大日本史》时，其价值取向却是结合了中国儒家思想的尊皇与大一统观念。而正是水户学的传播，让“尊攘”在幕末乱世渐渐深入人心，为黑船来航前后的日本变革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间接促成了幕府的垮台和明治维新的成功。

“彰考馆”建立的1657年，中国刚刚进入清王朝统治的时代。又过了一百年后，在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的大清王朝，47岁的乾隆帝正在借所谓“高官私藏禁书案”打击汉官集团。此时，虽然距离著名的马戛尔尼使团来华事件还有三十余年，但盛年的皇帝的人生格局，已经被二十多年的官场争斗与权术制衡磨去了所有想象力。同时，言官们已经不会再被所谓“纳言的诚意”所欺骗，揣摩圣意成为一门最没有价值却最有用途的学问；用来选拔帝国人才的科举制度积弊深厚，但在一场激烈的争论之后，维持原状的“不折腾”成了唯一的选项，因为科举虽败坏，但无可替代……

今天有个词叫做“大公司病”，当一家公司在运作上开始科层制官僚化，那么创新会在不断的会议、汇报、揣摩、应付中被渐渐扼杀。而对于清帝国来说，“大帝国病”的症状，在乾隆盛世已经根深蒂固。虽然它的覆灭有后来的外患因素，但细读过那段历史之后，不难发现，即

使没有外敌入侵，清帝国迟早也会走向末途：当集权制度发展至顶峰时，层出不穷的权术与内斗不但毫无解决可能，而且积重难返。于是，我们看到的图景是：清帝国这部老旧的国家机器，在历史的泥潭中原地打转，不但不能开辟出新的道路，还在压制着可能泛出水面的每一朵浪花。最可怕的是，所有逃离这部机器的人，如果想要回到它的领域，面临的命运只有无情绞杀。唯一一件“幸运”的事，便是“有福之人”乾隆帝直到寿终正寝，仍然能做着如日中天的美梦，却把一个烂摊子留给了继任的嘉庆帝。

“大案小案被捂住，几经美化，便成了康乾盛世”；所谓的“山河社稷袄，乾坤地理裙”，打开箱子之后，不过是“破烂溜丢一口钟”。

致敬所有打开箱子的人。

为先帝辟谣

雍正十三年（1735年）的最后两个月，在一片哀号声中，乾隆帝顺利接过雍正帝留下的权力。交接仪式稳定有序，雍正帝历经十三年苦心经营，终于让他的下一代避免了康熙朝末期的夺嫡悲剧。

尽管如此，带着争议上台的雍正帝，仍然带着巨大的争议死去。坊间，人们交口谈论着他的死因，先帝宫内豢养的道士在外传播着宫廷秘事；《大义觉迷录》事件的余波荡漾，关于清王朝统治的合法性质疑仍未散去。

这些棘手问题，是25岁的乾隆帝面临的首要挑战。

雍正帝的遗产

乾隆帝即位前，当了十多年的储君。康熙帝晚年对这个孙儿印象甚好，赞其聪慧、勇敢、多谋，认为弘历及其母亲是“有福之人”，且“福将过予”。父亲雍亲王胤禛常带着他在老皇帝跟前露脸。看上去，他注定登基。

这一情况传递至民间，导致乾隆帝的名声盖过了雍正帝，坊间甚至



传言，雍正帝能继位是因康熙宠爱乾隆爱屋及乌之故。

乾隆帝是幸福的。他优秀的父亲——当时未必如此认为——留给他的遗产，远比康熙帝死后留给雍正帝的要多得多：6000多万两白银^[1]和一套较为高效清廉的官僚体系^[2]。

国库丰盈归功于雍正帝有效的财政改革：火耗归公，把熔铸银两时额外的损耗银充公，官吏的灰色收入合法化；严厉惩贪，官员中饱私囊的现象得到遏制；摊丁入亩，使田赋不至于隐匿太多，滚滚财源涌入国库。官制上扩大上奏权，更多官员进入了皇权视野^[3]。

但先帝留下的负面影响也不少。也许是夺嫡过程中树敌太多，他的即位引起巨大的争议。政敌及其追随者在民间广泛传播各色谜团，湖南永兴县人曾静指控其谋父、逼母、弑兄、屠弟、贪财、好杀、酗酒、淫色、诛忠、好谀任佞十大罪状^[4]，这些极秘之事绝对不是居于“楚地之边”的穷秀才所能知悉的。最后审讯得知，消息来源正是八阿哥允禩的党羽^[5]。

雍正帝在位十三年时间并没有抚平这些“谣诼”，他的死又增添更多“谣言”。新君左手拿到丰厚的政治遗产，右手上则是父亲的未竟之业：《大义觉迷录》中过分暴露的帝王心迹，清朝的合法性统治危机，逍遥“法”外的曾静，还有外界对雍正之死的各种猜测。

雍正帝是1735年10月8日去世的，去世当晚，他最信任的大臣——

[1]（美）欧立德：《乾隆帝》，青石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25页。

[2] 冯尔康在《雍正传》中称，雍正帝塑造了比较清明和稳定的政治，吏治得到澄清，并延续到乾隆朝前期。见《雍正传》，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649页。

[3] 冯尔康：《雍正传》，第300页。

[4] 出自《大义觉迷录》，雍正帝连发两谕剖明心迹，其中第二份谕旨对曾静的指控一一驳斥。见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文海出版社，1989年，第30-104页。

[5]（日）宫崎市定：《雍正帝》，孙晓莹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34页。

大学士张廷玉和鄂尔泰被连夜召至圆明园。张廷玉后来回忆此事时，以“惊骇欲绝”来描述这一噩耗^[1]。由于事发仓促，鄂尔泰骑着骡子入朝，屁股都磨出了血。^[2]

张廷玉、鄂尔泰说，皇帝有立储的密旨。总管太监即时找出，有“着皇四子宝亲王弘历继朕登基”^[3]字样。弘历等人赶到乾清宫，取下正大光明匾后的密函，印证新君之位合法有效。

太监、权臣、储君、旨意，这四类形象往往是古代书写最高权力交接场景时常见的元素。雍正帝的不同之处在于，他把储君的悬念保留到了最后一刻。

不同于父亲，乾隆帝必须依赖张廷玉、鄂尔泰等由父亲指定的辅政大臣来弥补执政经验的匮乏。但有一事显示出他日后“乾纲独断”的先兆：雍正帝去世后第三天，也就是10月11日，乾隆帝发布上谕，要求内监“凡国家政事，关系重大，不许闻风，妄行传说，恐皇太后闻之心烦”，宫内有什么事，太监不许妄议，外界有什么传说，也不许传到宫里：

宫禁之中，凡有外言，不过太监等得之市井传闻，多有舛误。设或妄传至皇太后前……重劳皇太后圣心，于事无益，尔等严行传谕，嗣后凡外间话，无故向内廷传说者，即为背法之人，终难逃朕之觉察，或查出或犯出，定行正法。^[4]

[1] 张廷玉：《澄怀主人自订年谱》，卷三。

[2] 转引自《鄂尔泰传》：鄂入朝，马不及被鞍，亟跨驽马行，髀骨被磨损，流血不止。袁枚《鄂尔泰行略》称：公……捧遗诏从圆明园入禁城，深夜无马，骑煤骡而奔，拥今上登极……人惊公左绮红湿，就视之，髀血涔涔下，方知仓促时，为骡所伤，虹溃未已，公竟不知也。

[3] 张廷玉：《澄怀主人自订年谱》，卷三。

[4] 《清高宗实录》，卷一，雍正十三年八月辛卯日条。

太监是宫廷内外消息的重要传递者，乾隆帝放下诸多政务不管，发布的“1号文件”竟是要他们闭嘴，显然是意识到了什么。

第一道谕旨

雍正带着争议上台，在十大罪状的“谣言”中执政，又背着巨大的争议死去。暴死说、自杀说、吕四娘刺杀说、被宫女勒死说、中毒而亡说等流传两百多年，衍至19世纪，演绎成诸多小说、野史。乾隆帝即位后就试图消灭可能形成这些传说的人和事。

譬如与丹药中毒说有关的道士。乾隆帝要求太监闭嘴的当天，再下谕旨驱除他们：

皇考万几余暇，闻外间有炉火修炼之说，圣心深知其非。聊欲试观其术，以为游戏消闲之具，因将张太虚、王定乾等数人，置于西苑空闲之地。圣心视之，如俳優人等耳，未曾听其一言，未曾用其一药，且深知其为市井无赖之徒，最好造言生事。^[1]

意思是说，父亲在理政之余，听说外界有炉火修炼的法子，明知道它是不好的，召道士张太虚、王定乾等人进宫，是把他们的把戏，当作“游戏消闲”的工具。父亲知道，他们是养在宫中的闲人、市井无赖，“最好造言生事”，所以“未曾听其一言”，“未曾用其一药”。

乾隆帝认为先帝在位期间只是出于好奇所以才迷上了炼丹，然而据史载，雍正帝当亲王时就有求仙问药的喜好，登基后曾命亲信李卫等人访求道士，令其进宫开炉炼药，弘历的这一解释很难令人信服。

[1] 《清高宗实录》，卷一，雍正十三年八月辛卯日条。